

·外语研究·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传递的常用方法

唐述宗 刘少仙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文化意象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语言奇葩,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在翻译中,尤其在文学翻译中,是应着力转换的。本文以一些中译英实例说明文化意象在传递原作精神、刻画人物性格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总结出文化意象传递常用的一些方法——直译法、直译+注释法/直译+意译法、意译法等,强调译界人士应该更加重视文化意象的传递。

关键词:文化意象;传递方法;译者的任务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07)01-0097-03

Usual Methods for the Transfer of Cultural Imager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ANG Shu-zong LIU Shao-x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Cultural imagery, a fine component of 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ful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serves accurate transfer, especially in literary work. In this article, some Chinese-English examples are employed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cultural imagery plays in repres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and depicting the character; some methods are suggested in translating cultural imagery-related sentences and finally, the author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nsfer of cultural imagery.

Key words: cultural imagery; methods for imagery transfer; translator's duty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赵景深由于在《万卡》一文中把“Milky Way”译成了“牛奶路”而遭到了鲁迅先生毫不留情的批评。而且,自此以后,“牛奶路”便成了中国翻译界笑谈的对象,“乱译”的典范。但是,谢天振教授在他的《译介学》一书中却从文化意象的角度为其正名:“从本书讨论问题的角度出发,如果把赵景深翻译的译文和他所据的俄文原文相对照,我们完全可以说,赵景深把‘Milky Way’翻译成‘牛奶路’基本上是正确的。”(谢天振,1999:176)因为“赵景深不仅应该传达原作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应传达原作的文化意象,而Milky Way恰恰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文化意象!”(同上)

“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ry)是指蕴含文化意义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渗透在言词之中,包含着广阔而深沉的内涵,往往传达出一种美的境界。”(方梦之,2004:310)文化意象作为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它可以是一种植物,如汉文化中有花中四君子之称的梅、兰、菊、竹,可以是一种现实或传说中的飞禽走兽,如龙、凤、喜鹊、乌鸦等,可以是一句成语、一则典故,如画蛇添足、扶不起的阿斗,也

可以是一个地名或人名,如扬州、辽西、西施、诸葛亮等。“虽然文化意象与形象性词语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它与它们还是有区别的,文化意象渗透在这些词语里面,但却包含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谢天振,1999:175)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它们悠久的历史、文化、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的积淀,都是构成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象的源泉。“翻译不仅仅看作不同语言的转换,而是把它看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谭慧娟,1999:45)而文化意象这朵文化奇葩,在“文学翻译中是需要着力转换的。”(方梦之,2004:310)人们不仅要求译文优美流畅,更要求译文能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文化意象,否则无论多么好的译文,如果失落了,甚至歪曲了原文的文化意象,“那就会使读者感到美中不足,有遗珠之憾,有时还会使读者产生错误的印象。”(同上)文化意象的成功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是否完成了肩负的文化传播的使命。本文试图通过实例论证文化意象处理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谈谈文化意象传递常用的处理方法,最后呼吁中国译界人士更多地重视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处理问题。

收稿日期:2006-10-24

作者简介:唐述宗(1952-),男,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文化意象的重要意义

“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功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转变,特别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孙致礼:2000:356)

例1 薛姨妈道:“我的儿,你们女孩子家哪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儿,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线,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们两家哪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缘,终久会有机会作成了夫妇。”(《红楼梦》第57回)

“What do girls like you know about such things, child?” replied Aunt Hsueh. “There’s an old saying: ‘People a thousand li apart may be linked by marriage.’ It’s all the doing of the Old Man of the Moon. If he’s secretly fastened his red thread around the ankles of two young people, not even the ocean or a whole country, or even a family feud for generations can stop them from becoming husband and wife.”(杨宪益,戴乃迭译)

“月下老儿”用“红线”成就一对夫妇是个具有浓郁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意象。杨氏夫妇成功地保留了这一文化意象,而且不会给译文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他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的爱神不是丘比特,而是一位慈祥的月下老人,让两人堕入爱河的不是一支射中两颗心的“金箭”,而是一根拴住两人双脚的“红线”。译文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这一文化意象。

由上例可以看出,转载生动文化意象的译文不仅有利于文化之间的交流,原语文化的传播和目的语文化的丰富,而且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精神的体现都能起到点睛之效。但是,“忽略了文化意象意义,在翻译中,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有时会影响原作整体内容的传达,严重者,还会影响原作意境,人物形象的把握。”(谢天振,1990:175)请看下例:

例2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鲁迅《孔乙己》)

Kung was the only long-gowned customer to drink his own standing. Although he wore a long gown, it was dirty and tattered, and looked as if it had not been washed or mended for even ten years. (杨氏夫妇译)(廖七一,2000:238)

孔乙己在中国可算得上家喻户晓,是死要面子,放不下架子的穷酸读书人的代名词。“长衫”在封建社会是有学问、有身份的标志。因此,虽然长衫“又脏又破”,孔乙己仍舍不得脱下。事实上,他舍弃不了的不是这件长衫本身,而是他与上层社会相联系的稻草。作者只用寥寥数词,便入木三分地刻画孔乙己这个可怜可恨的人物形象。但是,英语中“long gown”只是一种有别于“short gown”的衣服,与社会地位、人的身份无关。因此,英语读者难以将“long gown”与孔乙己穷酸迂腐的性格联系起来。鉴于“长衫”这个文化意象在刻画人物性格上的重要意义,窃以为杨译稍有不尽人意之

感。“John Day 采用的直译(long gown)+脚注(long gowns were usually worn only by the gentry)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隐含在‘长衫’一词中的文化意义,使译文读者也能如汉语读者一样领会到原文深刻的主题思想。”(廖七一,2000:238-239)

二、文化意象的传递方法

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化意象的认识仍不够充分,翻译界对文化意象的传递也没有在理论上作出系统的探讨,但在实践中,翻译家们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已形成了以下几种常用的处理方法。

1. 直译法。此法常用于那些有利于激发读者丰富联想,加深其对作品或主题认识的文化意象。如下例:

例3 三姑娘的混名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红楼梦》第65回)

The third has the nickname Rose. Everyone loves roses, they’re so red and fragrant. But they’re prickly, too. The pity is she’s not lady Wang’s own child but a “phoenix from a crow’s nest”. (杨氏夫妇译)

在中国,“乌鸦”是一种不受人欢迎的小鸟,不吉祥的征兆,多用来比喻多嘴饶舌,出身低微的人。“凤凰”则是种美丽的神鸟,“望女成凤”的典故更是家喻户晓。英语中“crow”并无贬义,“phoenix”也只是一种“活了五百年后,自焚成灰又在灰中复活”的长生鸟。杨氏夫妇大胆直译。虽然“a phoenix from a crow’s nest”对译文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其联想意义仍可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中表达出来。因而译文是成功的。探春的美丽、高贵、聪明、招人喜爱,其生母的不待见人都在其间跃然纸上。

2. 直译+注释法/直译+意译法。对于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意象,在直译给译文读者带来理解障碍而此文化意象又不能舍弃的情况下,译者常采用上述方法。

例4 麝月笑劝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这么灵验。”(《红楼梦》第52回)

“You must have patience,” urged Sheh-yueh. “Haven’t you heard the saying: ‘Illness comes as fast as a wall falling down, but goes as slowly as unraveling a cocoon?’ He’s no Tao Tzu with a magic elixir to cure you overnight.”(杨氏夫妇译)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是个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表达方式,译者用直译法形象地再现了这一文化意象,使译文读者感受到这个东方文化意象的奇异魅力。同时,译者对“老君”这个词的处理也是到位的。(加上脚注:According to Pilgrimage to the West, a 11th century novel by Wu Cheng-en, the founder of Taoism Lao Tzu became an immortal after his death and distilled elixirs in the Celestial Religion)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对中国的儒家学说(Confucianism)和道家学说(Taoism)都有所耳闻,有所了解,因而“老君”这一文化意象必须保留,而注释是使其保留的必

然选择。

例5 ……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红楼梦》第27回)

There isn't time to hide. I shall have to do as the cicada does when he jumps out of his skin: give them something to put them off the scent. (Hawkes 译)

“金蝉脱壳”比喻趁暂时未被对方察觉,制造或利用假象,乘机逃脱。由于译文读者文化中并没有“金蝉脱壳”的典故,故尔霍克斯在译出其表面意义后,再加以解释,以便译文读者更好地把握这一文化意象。

3. 意译法。对于一些过时的,连原语读者都知之甚少的文化意象,或者,作者的重点并不在文化意象本身,译者常酌情用意译法对这类文化意象进行淡化处理。

例6 李纨…想着:“姐妹在一处一场,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竟这样小小的年纪就作了北邙乡女。”(《红楼梦》第97回)

And on the way she reflected tearfully, “We've been as close as sisters here. Her looks and talents are truly so outstanding, one can only compare her to some goddess in heaven. But poor girl, fated to die so young and be buried far from home.” (杨氏夫妇译)

据查《汉语大词典》,“青女”意指传说中掌管霜雪的女神,“素娥”是“嫦娥”的别称。而“北邙”乃洛阳一地名,为古代贵族、官僚的葬地。“北邙”已成为一个废弃不用的文化意象,“青女素娥”也并非作者强调的意象,只不过是用来比喻黛玉的美貌和才华而已,因而译者淡化了这两个文化意象,采用了意译法。

但是,文化意象的传递只是文学翻译的组成部分,它必须服从文学作品的整体利益。也就是说:在文化意象的处理中,译者必须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7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红楼梦》第34回)

“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flowers, like Frowner?” he wondered. He was reminded of Zhuang Zi's 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Shi's ugly neighbor, whose endeavo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Shi captivating produced an aspect s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away from her in terror. The recollection of it made him smile. “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 “-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 Not merely unoriginal, 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Hawkes 译)

例8 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红楼梦》第19回)

Bao-yu played “racing Go” with the other maids. This was a game in which you moved you Go-piece across the board in ac-

cordance with the throw of dice, the object being to reach the opposite side before everything else and pocket all the staked. (霍克斯译)

“东施效颦”是出自《庄子》的中国典故,一个在原语中广为人知的文化意象。霍克斯将其化整为零,灵动地传递出这一文化意象的精粹,行文如水,令译文读者毫不因难地消化吸收了这一文化意象。但是,“严格地讲,翻译《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名著不允许作大篇幅的增删,因为这样做几乎等于‘编译’或‘改编’”。(刘士聪,1998:354)可见,霍克斯对例7的处理是恰当的,但对例8的处理却似有过译之嫌,毕竟“掷骰子赶围棋”在这并不是作者强调的意象,所以最好把“对围棋这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用脚注的形式来完成可能更好些”。(同上)

三、结语

杨宪益先生曾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译者应尽量地忠实于原文的形象,要以忠实的‘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还涉及到忠实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灵魂,传达中国人的人生,他们的乐与悲,爱与恨,怜与怨,喜与怒。”(任生名,1993:33-34)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日益提高,不但中国的经济要面向世界,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中国的翻译家们要以向世界弘扬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己任,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们有理由相信,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文学翻译作品是能为外国读者理解接受的。因为“今日的读者有能力接受带有外来文化印记的各种文化意象。不仅如此,他们对于外来的文化意象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谢天振,1990:192)因此,在翻译中,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传达原文意象的一般意义,而应把最大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文化意象视为自己的职责。

参考文献:

- [1] Hawkes, Davi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97.
- [2] Hsien-yi, Yang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
- [3] 曹雪芹,高鄂. *红楼梦*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4] 方梦之. *译学词典* [K].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5]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探索*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6] 刘士聪,谷启楠. 关于《红楼梦》文化内容的翻译 [C] // 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
- [7] 任生名. 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 [J]. *中国翻译*, 1993, (4).
- [8] 孙致礼. 文化与翻译 [C] // 杨自俭.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9] 谭慧娟. 文化的差异与渗透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 [J]. *中国翻译*, 1999, (1).
- [10]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刘瑜]